

(供内部参考)

绝 望

伊·叶先别林著

绝 望

〔苏〕伊·叶先别林著

潘同珑 曹中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ИЛЬЯС ЕСЕНБЕРЛИН

ОТЧАЯНИЕ

据苏联《消息》出版社 1974 年版译出。

绝 望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顺义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¹/₃₂ 印张 13³/₄

197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622

定价 1.25 元

前 言

苏修御用文人伊利亚斯·叶先别林现在是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作协书记。卫国战争初期，曾在前线任炮兵军官。1945年开始写作，早期作品多写工人题材，以后陆续出版了以工厂、垦荒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除现代题材外，他还写了一些所谓“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绝望》就是其中的一部。长篇小说《绝望》是由苏联《消息》出版社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作者在这本书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随心所欲地歪曲和篡改历史，捏造了一个“哈萨克族人民抵制中国大汉族主义的扩张政策”的所谓“历史”故事，竭力为沙俄侵略我国西北地区的罪行翻案，为苏修新沙皇进一步推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张目。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经尖锐地指出：“俄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恩格斯也曾经无情地揭露说，历代沙皇都妄图“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利亚海到北冰洋的伟大的斯拉夫帝国”。今天，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苏修新沙皇，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始终以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作为他们霸权主义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年来，苏修新沙皇在我国边境陈兵百

万，虎视眈眈。同这种武力威胁相配合，它还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在同我国的边界问题上炮制了一系列谎言，明目张胆地胡说我国西北部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更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绝望》就是在这一反华历史背景下炮制出笼的。

小说一开始就编造了一个中国军队“越过古边墙(指我国长城)”，向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在内的西北地区“蜂拥而来”，“不断进行侵犯”的恐怖场面，无耻地造谣说新疆是被中国“强占去的”。但是，这些陈腐不堪的谎言是骗不了人的。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内，早在汉代以前，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由于这种联系的不断加强和发展，最后终于促成了新疆在公元前六十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正式统一于祖国的版图。当时，西汉政权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西域都护，管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天山南北路和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西域都护的设置，是新疆统一于祖国的重要标志。汉朝政府还在西域(新疆)驻兵屯田，著名的赤谷城屯田区就在伊塞克湖东南。唐朝时候，改西域都护为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进一步加强了西域地方的政权建设。这两个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南路和帕米尔地区，以及天山北路和巴尔喀什湖以西至雷鹫海(即威海)的广大地区。汉唐以后，西域一直在我国版图之内。我国清朝政府还在新疆设置了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等官职，统归驻扎在伊犁惠远城(今新疆霍城县南)的伊犁将军管辖。

当时，伊犁、塔尔巴哈台（塔城）、喀什噶尔（喀什）、叶尔羌（莎车）四城管辖着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领土。我国大量的清朝文献明确指出，巴尔喀什湖、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图古勒池（阿拉湖和萨斯克湖）、吹河（楚河）、塔拉斯河等等，都是中国境内的湖泊与河流。对于这些事实，连沙俄和苏联过去出版的许多著作及历史地图也都是承认的。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方签字代表巴布科夫，在他写的《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就明确承认“中国的边界在巴尔喀什湖的北岸”。一九五八年，由苏联政府审定出版的《苏联历史地图集》，也明白画出中国的西部边界直到十九世纪还在巴尔喀什湖。

为了达到篡改我国西部边界历史的罪恶目的，这部小说信口雌黄，制造了大量谎言。它不仅千方百计把老沙皇煽动的准噶尔上层贵族的叛乱说成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行为，恶毒咒骂清政府平定这场叛乱是什么“侵略”，而且还以很多的篇幅，在哈萨克族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胡诌什么中国的“正规军”“入侵哈萨克古国”，而且要把哈萨克人同化为中国人。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准噶尔本来就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而厄鲁特蒙古从来都是我国蒙古族的一部分。自元、明迄清，它一直臣属于我国中央政府。及至准噶尔部逐渐强大并统一了厄鲁特其他各部之后，自称准噶尔汗的噶尔丹也承认自己“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由于老沙皇的煽动，准噶尔上层贵族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清朝政府出兵讨伐，坚决平定了这

场叛乱，完全是我国内部的事务。这一事件已经过去二百多年，而苏修新沙皇及其御用文人却还在那里对我国横加咒骂，不正好说明苏修新沙皇对我国新疆怀有野心吗？至于小说作者在哈萨克历史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谬论，更是一戳就穿。哈萨克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哈萨克民族是由一些远古氏族和部落经过长期交往融合，不断发展形成的。作为哈萨克族族源之一的古代乌孙人，最初活动在我国敦煌一带。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他们又来到伊犁河流域，以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的周围地带为中心，游牧于我国西部的广阔牧场上。古代乌孙人畜养的马匹，品种优良，被称为“天马”或“西极马”，西汉时闻名全国。这是古代乌孙人为发展祖国畜牧业做出的一大贡献。西汉时，张骞受中央政府派遣，曾同乌孙王共商讨伐匈奴的大计，乌孙人积极参加了击败匈奴奴隶主贵族军事势力的斗争。“乌孙兵”曾是保卫我国西部领土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他们对于缔造伟大祖国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乌孙王就接受汉朝政府的册封和印绶，直接受当时的西域都护府管辖。不仅如此，后来乌孙的大吏、大禄、大监也都接受汉朝的“金印紫绶”。公元六世纪以后，我国其他一些古代民族和部落又相继来到“乌孙故地”，并且在这一广阔地区有过重要活动。他们中间的许多民族或部落，后来都成为哈萨克民族的重要成分。在近代哈萨克族的部落名称中，除乌孙外，还有克烈、奈曼、克丹（契丹）等许多古代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哈萨克这一名称正式

出现于十五世纪。十六世纪末期，哈萨克分为大、中、小三个玉兹。即我国史籍中的右、左、西三部。一七五七、一七六三、一七六九年，三个玉兹先后归附清朝，自称是中国的“边末部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事于畜牧业的哈萨克族及其祖先，虽然经常在草原上往返迁徙，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中心，始终没有离开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即古代乌孙人活动过的区域。这一广大地区，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都在我国的版图之内。毫无疑问，从遥远的古代起，哈萨克人以及他们的祖先就繁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绝望》的作者别有用心地伪造历史，在我国西北的民族问题上散布种种谬论，其罪恶用心就是企图使人相信“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而“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也不是中国的领土”。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不过是重弹老沙皇“民族即国家”这一陈腐不堪的老调而已。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和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不管封建王朝怎样更迭，也不管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的国界始终没有局限于汉族居住的地区。

苏修新沙皇出于反华的需要，必然要为老沙皇的侵华罪行翻案。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老沙皇在加速侵略中亚的步伐的同时，也把血腥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国领土。它

通过一系列卑鄙的手段偷偷地蚕食我国领土，不断派遣间谍、特务在我国新疆地区大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十九世纪中叶，沙俄终于以武力截断了绝大部分哈萨克人同祖国的联系。接着，它又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吞并了我国西部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强行劫掠了哈萨克族大量人口，到一八八三年新疆改为行省建制时，我国境内的哈萨克族已不足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绝大部分哈萨克人被投进了沙皇俄国这个“各族人民的监狱”。这就是现今苏联境内哈萨克斯坦的来源。小说作者竭力为老沙皇的侵略罪行翻案，竟然恬不知耻地把沙俄的这种吞并说成是哈萨克“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同俄罗斯帝国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制造了哈萨克自愿同俄国“合并”的神话。作者甚至煞有介事地胡说什么“这就是历史规律”，真是欲盖弥彰。作者自己就承认：哈萨克“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确切日期，很难以某一文献的记载为凭！”作者还不打自招地说，沙皇政府蛮横地蚕食哈萨克牧场，“把一批俄国农夫”迁到草原，无理地“在草原上修筑城堡”，“俄国城堡不仅修筑在哈萨克草原，而且向东绵延不断……直到大洋岸边”。老沙皇的这种野蛮行径和狂妄的侵略野心“使草原惶恐不安”。哈萨克人愤怒地质问“俄罗斯人又是盖房，又是修路”，“筑起石头堡垒把自由自在的草原割断，牧人的心怎么能不感到心酸”？“人家在我们的草原上修建这些堡垒决不是凭白无故的啊！”这对作者臆造的哈萨克主动同俄国“合并”的神话，真是绝妙的讽刺。勤劳勇敢的哈萨克人民

是不畏强暴的人民，在历史上，他们非但没有“自愿归附”俄国，相反却向沙俄侵略者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就是在小说所叙述的那个年代，当老沙皇煽动准噶尔上层贵族发动叛乱，企图把新疆从我国分裂出去的时候，哈萨克人民毅然拿起武器，向沙俄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在一七一〇年、一七二八年、一七二九年，配合清朝中央政府的平叛活动，三次重创准噶尔叛军，极大地削弱了准噶尔上层贵族叛乱的军事实力。在小说中被歪曲为“宣誓效忠女皇”而大加渲染的哈萨克中玉兹首领阿布赉汗，曾多次赍表清朝中央政府，表示坚决捉拿叛乱头子阿睦尔撒纳。只是由于老沙皇对这个卖国贼百般庇护，阿布赉汗的努力才未能成功。在清军追剿叛匪的路上，阿布赉汗再次上表清朝政府，并“敬备马匹进献”。他在表中说：“今只奉大皇帝谕旨，加恩边末部落，臣暨臣属，靡不欢忭，感慕皇仁。”坚决表示“永为中国臣仆”。大玉兹和小玉兹首领也都分别率众迎接平叛大军，并表示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当清朝政府丧权辱国，向沙俄割让大片领土之后，哈萨克人民不甘遭受沙俄铁蹄的蹂躏，纷纷向“划界”以后的新疆迁移，以致老沙皇不得不施展所谓“人随地归”的阴谋伎俩，迫使许多回到祖国的哈萨克人重又落入沙俄虎口。他们眷恋祖国，“哀号之声，彻于田野”。但是，老沙皇的蛮横凶残，并不能使哈萨克人民屈服。“不愿投顺俄国人”、“誓死不服从俄国”的英勇斗争处处可闻。巴尔鲁克山区一个地方的七百九十多户牧民，面对沙俄侵略军枪弹、刺刀的威胁，毫无

惧色，誓死坚持留居祖国。这些史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绝望》的作者在捏造哈萨克“历史”故事时，别有用心地把故事情节安排在准噶尔上层贵族叛乱这一事件上，造谣说“准噶尔”事件，是中国为了“征服”新疆“这片土地和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而“纵虎（指‘准噶尔’）飞越山口，猛扑另一大虫（指哈萨克）”，“唆使准噶尔人”“反对哈萨克人”，“一俟两败俱伤，流血殆尽，彼等自会匍匐爬来，向我朝（指中国）摇尾乞怜”。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我新疆各族人民进行挑拨和煽动。准噶尔上层贵族的武装叛乱完全是老沙皇一手策划的。早在准噶尔贵族噶尔丹兼并厄鲁特其他各部之前，沙皇政府就不断派遣间谍，偷偷深入我国新疆，对厄鲁特贵族大肆进行拉拢和煽动。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的噶尔丹称汗以后，沙皇政府认为有机可乘，便加紧对他收买利诱。因此，噶尔丹的野心越来越大，最后终于走上了投靠老沙皇、背叛祖国的可耻道路。一六八三年，在沙俄策划下，噶尔丹派出代表同沙俄密谋出卖祖国。一六九〇年，沙皇政府派间谍基比列夫窜到准噶尔部，以后他就一直呆在噶尔丹身边为其出谋划策。一六九一年，沙俄又派间谍马特维·尤金为噶尔丹壮胆助威。一些沙皇派出的间谍特务还直接参与了叛乱战争。《绝望》作者本人也招认，“训练”准噶尔叛军的是一个名叫“列纳特”的“俄国军官”。一七二七年，沙俄驻中国使节拉古津斯基在一份报告中说，准噶尔“将来可能脱离中国人而成为俄国的藩篱和最有益的同盟

者，那么对它保持友善关系不是坏事情”。沙皇政府在给间谍翁科夫斯基的指令中，把这一阴谋说得更露骨，要求翁科夫斯基策动准噶尔上层贵族“正式臣服”俄国，并且说如果阴谋得逞，“俄国就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甚至可以举行一次军事示威”。不难看出，策划准噶尔上层贵族叛乱，是老沙皇整个侵华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在准噶尔叛乱期间，沙皇政府极力怂恿和支持准噶尔叛军对哈萨克以及新疆其他各民族进行烧杀掳掠。与此同时，沙俄又在新疆各族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妄图乘混乱之机侵吞我国新疆的全部领土。正是由于老沙皇的这种卑鄙伎俩，致使准噶尔上层贵族的叛乱竟延续了六十多年，给包括哈萨克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新疆各族人民强烈要求尽快平定这场叛乱，斩断老沙皇的侵略魔爪，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持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平叛活动。平叛大军每到一个地方，各族人民都“提酮酪，献羊马”，热情地迎接。平叛斗争的胜利，解除了沙俄侵略者造成的战祸，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我国哈萨克人民也重新回到过去被准噶尔上层贵族霸占的牧地，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哈萨克族相对地获得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绝望》作者大肆煽动反华歇斯底里，大叫大嚷所谓“来自东方的威胁”，把中国描绘成是“嗜血成性的恶龙”，其用心之恶毒，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列宁当年曾经写道：“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

者们，拚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小说作者正是这类向苏修新沙皇“摇尾乞怜”的无耻文人。

作者在恶毒攻击我国的同时，又竭力美化老沙皇的侵略政策是“为了维护‘异族人’的权益”，“把哈萨克人民引上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加速了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作者令人作呕地吹捧老沙皇是什么“才华横溢”、“足智多谋”，吹捧大大小小的沙俄间谍、殖民主义者有“和善的良心”、“智虑深远”。作者甚至借书中人物之口，肉麻地吹嘘“再没有比女皇更亲的亲人了”，“应当紧密地靠拢沙皇”。这些无耻叫嚣完全暴露了作者的险恶用心。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沙皇俄国一样，是一个被“人们公允地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国家”，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起了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在国外，它到处争霸，四处碰壁，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新沙皇只得抬出老沙皇的亡灵，做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为自己撑腰壮胆。但是，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便把老沙皇葬入了坟墓，新沙皇步老沙皇的后尘，也只能得到同样的下场。

毕寻 耿金生 李增祥

一九七八年二月

序 曲

世界上最高的山岭绵亘上千公里，绕成一个巨大的半圆，从东南面围住哈萨克大草原。巍巍群山是这个任凭煦风吹拂和狂风肆虐的地带的天然疆界。这都是些难以通行的高山。可是，有一个地方巨石嶙峋的天山山脉却越来越低，逐渐隐没，只有阿尔泰山在迷濛的烟云中依稀可辨。这里是一个洞开的天然门户。一世纪又一世纪，一千年又一千年，敌人不断进行烧光杀尽的血腥侵犯，他们随着寒气森森的狂风，从这里闯进广袤无垠的欧亚平原。阿提拉^①的大军、成吉思汗的万人队^②、中国大汉族的面貌彼此酷似的兵将，犹如滚滚怒涛，一次次从这里汹涌而来。大大小小的风暴袭来时，一个古老的民族首当其冲。这个世代代放牧畜群、修筑城镇、耕耘山地的民族，从此只好仓皇远遁，穿越整个哈萨克草原，遗留下一堆堆灰烬和累累白骨。因此，自古以来，只要岗峦上举起烽火，草原上全体能拿起武器的人们就会急急赶来，挺身挡住敌军的去路……

① 阿提拉(?—453)：匈奴人的首领。——译注。

② 万人队：一译秃绵。成吉思汗依突厥、鞑靼诸民族旧例，将全军分作万人队、千人队、百人队、十人队，分别由万人长、千人长、百人长、十人长率领。——译注。

在索坎山一带的准噶尔山口，哈萨克民军同中国正规军已激战七天七夜。双方互相砍杀，如狼似虎，山口附近血肉横飞。尸体堆积如山，中国兵勇已难以爬越。但板着面孔的中国大将军却和平素一样无动于衷，一再督促他们向前冲锋，对伤亡多寡毫不介意。身穿蓝号衣、面孔彼此酷似的中国士兵，从大将军身后纷纷涌出，扑到哈萨克的巴图鲁^①跟前，一个个被砍倒，象冬天的枯草一般遍地狼藉。战事进行到第八天，中国康熙皇帝乘坐四十名奴仆抬的绿色缎轿，亲临战场进行巡视。

“战局如何？”皇帝通过大批探子已对战况了如指掌，但仍向大将军问道。

这位没有胡须、长着一副老嫗面孔的大将军匍伏奏道：

“圣上！两军相争，如犬争食！……”

这就是说，战局犹如狗抢骨头，各有胜负。

“蠢才……”皇帝陛下的目光和大将军一样冷漠无情。

“战局势同斩水。挥剑斩水千百遭，水波依旧要合拢……唐代三百年间在草原大张挾伐，未尝间断，尔后仍不免靠边墙阻断草原！……”

大将军更低地俯下身子，摊开肥胖的双手，显出一副惶惑不解和毕恭毕敬的样子。

“打虎贵在用计，赤手空拳，弗能为也……”皇帝从容不

① 巴图鲁：即勇士之意，是一种称号。个人可因军功获此称号，但不得世袭。本词在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巴什基尔及其他突厥族的民间创作和生活中广泛使用。——译注。

迫地轻声说道，话音象屏扇上的羽毛一样微微发颤。“汝当前之敌犹如一虎……近旁另卧一虎，汝知之乎？”

大将军向轿上的流苏膘了几眼。

“汝之身后即此虎也……厄鲁特人^①桀骜不驯，扰乱中华，抗拒朝廷，古边墙亦难阻挡。何不乘势纵虎飞越山口，猛扑另一大虫乎？……”

皇帝示意大将军抬起头来。

“不妨慷他人之慨，向厄鲁特虎掷下此山背后一膻肉。一俟两败俱伤，流血殆尽，彼等自会匍匐爬来，向我朝摇尾乞怜！……”

“不过，另一更大之虎可能前来，为其中一虎之臂助。奴才所指，露西亚也。圣上！……”

兵将鏖战方酣，皇帝越过他们的头顶，向遥远的西方略一了望：

“此话有理，朕对露西亚未稍忘怀。须知露西亚未抵此间，草原猛虎即已化为犍牛矣。而犍牛之皮甚大。割取牛皮之一角，馈送姗姗来迟之露西亚，又有何不可！……”

① 厄鲁特人：原系我国蒙古族中最古老的部族之一，十六世纪后期，出现准噶尔（绰罗斯）、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准噶尔逐渐兼并厄鲁特各部，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建立了准噶尔贵族的封建统治，与清政府仍保持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十七世纪末叶，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在沙俄怂恿下，发动叛乱。康熙于1690年、1695年、1696年三次亲征准噶尔，出兵平叛，但并未与哈萨克民军交锋，更未唆使准噶尔进攻哈萨克人。此处厄鲁特人，即指准噶尔人而言。书中所述，多系臆造，与史实不符。——译注。

“喳，圣上！”大将军说道，随即发出大军后撤的信号。

第二天，一个人数可观的使团，遂衔命亲赍礼品，前往拜会厄鲁特人的浑台吉。^①

^① 浑台吉：首领之意。——译注。